

在日常生活中,有人是喜欢和作家交朋友的。他们的理由很简单,作家好玩得很,喜欢做无中生有的大事情。鼓捣鼓捣,就是一部书了。

也有人提防和作家交朋友的。理由更简单了,总是觉得作家会把他们的故事写到书里面。我见过这样的提防,每次我走近,那个人就沉默不语了,只剩下一对狐疑的小眼睛盯着我。

仿佛我这个作家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间谍。

怀疑作家是间谍的人其实还是有一点道理的,作家说到底,是生活的记录员,也可以说是生活的间谍。

不记录,不在生活中把收集素材的五官处于警觉状态,那是没有多少素材可以写的。

上次我写了记忆中的蓝袖筒师傅,今天我就来说一说一个反穿衣男孩。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,只能用衣服的特征替代了。

与反穿衣男孩见面实在偶然。

那天,我站在路边等车。突然,一辆急驰而来的电动车急停在我的面前,电动车的刹车声相当难听,伴之而来的还有一个红衣女人的吼叫,两种声音一起把我从发呆的状态中唤醒,这个红衣女人双手捏住车把,双腿支

反穿衣男孩

庞余亮

在地上,冲着我发火,像一根快要爆炸的鞭炮。

我没有辩解,等车的我并没有过错,错的是她为了避让迎面而来的车而拐到了我的身边——你能说人行道旁一动不动的树有过错吗?可那个红衣女人却似乎为了推卸她的责任而先开口为强。看着那个愤怒的红衣女人,我决定不和她辩解,也做好了让这个红衣女人把我炸个人仰马翻的准备。

就在这个时候,红衣女人的手机响了。她停止了对我的爆炸,而把爆炸的方向转到了电话那头的人。红衣女人左一口老子右一口老子,仿佛电话那头是她的不争气的儿子。可如果电话那头是她的儿子,那她的后座上的男孩又是谁?听了一会儿,才明白电话那头是她的老公,是谈退货的事。

红衣女人在骂老公,电动车后座上的罩着“反穿衣”的男孩忧伤地看着我。那男孩刚刚哭过,长长的眼睫毛上还在滴着泪水。这个

拥有大眼睛和长睫毛的男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“反穿衣”是罩在羽绒服上的,现在的独生子基本上都不肯这样穿了,主要太土了。应该是过去乡村孩子穿的。可是这个男孩就这样穿着,长长的睫毛上泪水未干。

红衣女人是干什么的?这个男孩又犯了什么错误被他母亲惩罚?

这个红衣女人不会告诉我答案,那个长睫毛的男孩更不会告诉我答案。做过教师的我,很为那个男孩担忧,用训斥喂大的童年,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童年?

那是一个很奇怪的下,红衣女人在电话中骂了她老公,又继续训斥我。我闭口不语,只是注视着电动车后面的男孩,那个男孩的黑眼睛、长睫毛,还有长睫毛上欲滴未滴的泪水,构成了一幅令人怜爱的肖像画。

红衣女人后来带着男孩走了,速度依旧那么快。那男孩还扭头瞅我,眼神里有些许的喜悦,他是把我当成和他一起受罚的同学了吗?

很多时候,人海中一面之交的人,就这么擦身而过了,而那个男孩,坐在母亲电动车后座上的男孩,我多么希望红衣女人对我发火的那天,是男孩唯一的雨天。其余的日子,都是好脾气的晴天。

“栀子花白兰花——”栀子花白兰花是提篮小卖,洁白的花儿躺在蓝布上,衬得典雅;它是江南夏天的符号。栀子花往往串成圆箍,白兰花则被细铁丝牵成双对。上海女性不仅欢喜佩戴栀子花、胸佩白兰花,还系于床置在案。1980年夏天,阔别上海人整整二十四年的白兰花回来了。每天清晨,上海花木公司赴苏州虎丘采购。在恢复供应的第一个月,销售达2460斤;这意味着当时393600个上海人每人一对。

“栀子花白兰花”属季节性吆喝。过去,一到夏天,常在弄堂里见到与我们年纪和个头差不多的孩子,肩背木箱,手中木块有节奏地击打木箱,边敲边喊;或手提一个大口瓶。当时还羡慕他们吃冷饮不要太方便,殊不知是穷人家孩子早当家。吆喝在我们面前,就这样打开了一本社会大学教科书。

住茂名南路时,弄堂里常听到吆喝声。有常来常往的,像阿忠老头“爆炒米花——”响起的频率就较高。炒米花爆的是按人配给的粳米,也就是大米;还爆上海人叫“珍珠米”的玉米粒和晒干的年糕片,再高档点是食品厂华夫边角料。这都是上世纪70年代初前,上海小囡经济实惠的主打零食。

来得较勤快的还有磨刀人。同一营生的南北吆喝不同。上海是“削刀——磨剪刀”。故事发生在北方的京剧《红灯记》中,吆喝起来是“磨剪子来——抢菜刀”;听上去是“镗菜刀”,看到剧本是“抢菜刀”,难道是磨剪子生意做好了,才能抢到磨菜刀的生活?不知沪剧《红灯记》里,磨刀人是怎样吆喝的?

吆喝为吸引眼球,目的做生意;它是点燃消费欲望的导火索,让钞票如滔滔江水直奔怀来。套句老话:吆喝不是万能的,没吆喝也是万万不能的。也有一种说法:叫得最响的鸡,往往是下蛋的。这就是说吆喝的效果,有时会适得其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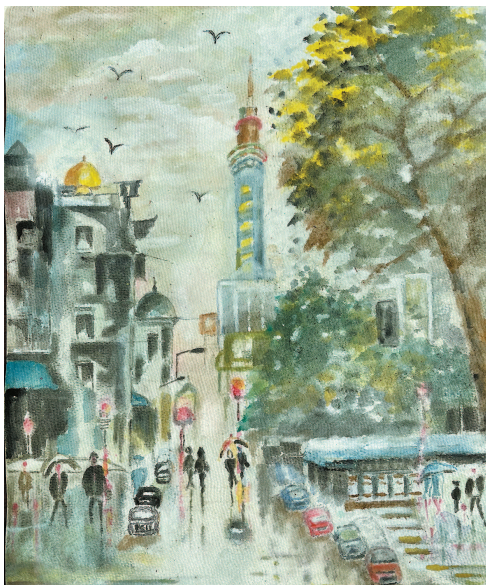
看似脱口而出的吆喝,其实经过一定艺术处理以达到最有效的传播。你听:“修——阳伞”,“修”是拖腔,一停顿就窜出“阳伞”两字,一出,戛然而止。也有相反的,“鸡肫皮——甲鱼壳”,拖腔先是“鸡肫皮——”,然后以“甲鱼壳”立停收住。这些都是收去做药材的,甲鱼壳要完整,一掰为二就没用了,说药效全在它背脊的中轴线上。平铺直叙是修棕棚的:“坏呢棕棚修,藤棚修——”过去多是棕棚床鲜有藤棚,棕棚用的时间长了会松会断,那就要修理。儿时,我把有弹性的棕棚当蹦床跳,那就要大修了。

方言是吆喝载体。修阳伞和磨刀是苏北话,收鸡肫皮甲鱼壳是上海话。方言有助于吆喝,能为它加分。用浦东话卖蚕豆,就觉得这豆出自三林塘;闻绍兴卖霉干菜就不免动心,如听卖栀子花白兰花一口苏州话一样。

张嘴吆喝,不管突出商品或服务;皆抑扬顿挫,朗朗上口,有腔有调。如今的吆喝没调,要么拔挺喉咙喊“走过路过不要错过”,要么像念经干巴巴的“一元商品,全场一元。”更无如当年卖梨膏糖的,把“小热昏”吆喝成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曲艺样式。

吆喝已融入生活,成城市一道景。有的甚至变为一种信号:对《红灯记》中地下党员李玉和来说,吆喝是与游击队接头的约定。对上海著名亭子间作家张恨水来说,那就是休息铃;每当深夜,只要卖火腿粽子的人一声吆喝就毫不犹豫地放笔,吃夜点心的辰光到了。

在我们这座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,吆喝源远流长。“侬从浦东到上海,五香豆是甜得来!甘草酸梅、黄莲枝,还有怪味萝卜干哎!”这是老上海小贩兜售零食的一段吆喝。还有老上海津律乐道的,“热白果来,热白果。只只脆来,只只大。”尤其是压台的那句:“哎!又香又甜又是糯。”你不觉得,正是在那一声声的吆喝里,上海才活了起来,才那么有滋有味。



奥克兰皇后街 (水彩画) 周宪法

香港回归后,我去过好几次,这次去香港是坐的是高铁,字母G打头的火车。

火车经过杭州、金华、南昌、赣州等地,到香港西九龙时已入夜,原本想看看港澳大桥的风景,然四处黑漆漆的,什么看不见,等到灯光光亮时,香港到了。

时已近半夜,天是黑沉沉的,还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,感觉十分闷热潮湿。这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世界金融、贸易中心,依然保持绅士的风度。隔海相望,九龙对面港岛的大楼,高高低低、宽宽窄窄在深灰色的云烟中忽隐忽现,若有若无,大厦的灯火倒影,把

铜锣湾勾出了新的浪漫。灯光并不辉煌,却也星星点点守着沧海,望着桑田变幻,展示出另一种灿烂。

湾仔海边的紫荆广场上金色的紫荆花雕塑屹立,在雨中闪闪发亮,望

坐着高铁去香港

黄阿忠

海涛滚滚向远方。街道狭窄,小车在摩天大楼间穿行,时而边上是墙,时而又能见到海、时而车窗外都是广告招牌。我忽然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武打电影,街坊、铁轨、高楼、栏栅等镜头闪过,武打明星成龙从窗口窜出来,和警察大打出手,跳到汽车顶上……

入住的酒店在铜锣湾,名字接地气,叫如心大酒店。街上的马路有好多是立体的,一层层叠加、交错,连公共巴士也是双层的,沿山坡这一幢幢高楼重叠上去,那高低杳杳、转弯抹角都会被利用成空间。

我十分佩服这里的建筑设计师,在这弹丸之地一番神操作,真可谓惜“墨”如金。窗外能看见海,海是宽广的,海仿佛是香港的灵魂,那是一种容纳百川、那是一种睿智

开放。

铜锣湾高士威道的香港中央图书馆,正在展出《港申荟萃——2024水墨联展》,这是香港和上海的一些书画家联合主办的展览,我也是为这事来香港的。水墨联展集中了沪港两地画家的精品力作,为当地的美术界带来了活力。在展览期间,还举办了笔会、沙龙等一系列交流和互动。

改革开放以来,上海有许多优秀画家移居香港,特别是画油画、水墨、水彩的。我有一个志趣相投的画家,最早到的就是香港,住的地方是铜锣湾,这也是我第一个记住的

香港地名,我们有许多信件来往,也托人带给我他的画作,参加香港的展览。

香港与内地的文化交流频繁,和上海的互通来往举不胜举。

前些年上海美术作品到香港展出,声势浩大,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这次,上海画家一行二十余人,在会展中心举办了规模盛大的笔会活动,加深了和香港美术界的联系。我们乘坐游轮观赏维多利亚湾的美景,海面的倒影、在山上层层叠叠的万家灯火,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。

对方撤回一条消息

王文献

相信每个使用微信的人,都有这样的经验,打开微信,发现有人给你发了一条信息之后,又撤回

了。然后,就没有然后了……对方再无消息。

有的人是不管这些的,他随手把这个人的微信滑走之后,就忘了这件事,绝对不会再多想一秒,更不会放在心上。但有些人不同,他们会忍不住去想,对方到底撤回了一条什么信息?为什么要撤回?他到底想说什么?怎么又不说了?

更有甚者,他们会去网上搜索破解方法,想方设法要找回那条信息。然而,已经撤回的消息,想要找回并不容易,网上攻略一大堆,真正可以成功的几乎没有。

说实在的,刚开始看到“某某撤回了一条消息”,我也会好奇,对方到底撤回了什么,找回信息的方法也试过一二,但基本上是徒劳无功,浪费时间。

慢慢地,便有了一套应对这个问题的方法。

偶尔我也会发错信息,需要撤回。本着“凡事有交代”的原则,如果我的信息是发错人了,撤回消息后,我会及时补一句“抱歉,发错了,请忽略”。如果发送人是对的,但信息内容有误,撤

回后,我会作一些修正,再发过去,让对方知晓我到底想说什么,绝不会留一个莫名其妙的谜团给对方,浪费别人的时间。如果对方是个喜欢刨根问底的人,必定会发信息回来追问,最后还是得回应,也浪费自己的时间。

至于遇到别人发了信息又撤回的情况,我也不会再花时间去思量、去猜想、去追问对方到底想说什么。这世间,除了生死,其他都是小事。既然是小事,想说的时候他会自会,如果说了又撤回,表示他不想说了,都随他意,对我而言并不重要,不如即刻放下。

很多事,包括那条撤回的消息,放下即轻松,即自在。

昨日的风吹不到今日的叶,可难忘的往事却如惊鸿照影。转眼,已是十年。而那温暖的选择,仍旧在心头,如光不散。

2014年的夏天特别热,大街上被炙烤的烟尘四下蒸腾。我与六名伙伴一同在天津站会合,登上了去甘肃的绿皮火车。就是这次选择,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。

甘肃,定西,常川,九华沟,一座荒山的半山腰上圈起来一个不算大的院子,两排宽敞的屋子做教室,环抱着国旗杆的几间逼仄的小屋兼做办公室与卧室,这就是天津师范大学希望学校,是个小山村里唯一的完小(带有初中部的小学校)。居住在附近山上的孩子都要翻越几座大山来这里求学,寒暑不避,朝来暮去。

初到大山,满目都是黄,黄土地黄山丘,风沙起来连天都是黄的,包括孩子们的小脸。我从没看到过那样的小

脸:不瘦,却黄,鹤骨上有一点红,配上一双澄澈的能够倒映人影的眼睛,总是微微笑着的唇。那是我永远也忘不掉的样子。当然,还没有水。甘肃缺水,山上就更缺,一年只有七八月份会下几

场暴雨,仰赖着这雨水入窖,一年连喝带用全都在这里了。

我们正是八月中旬到的学校,刚上山就是乌云滚滚,暴雨倾盆。我们租下的小院就在学校不远处,冒雨运行李,还要登正在被暴雨冲刷着的土山,泥泞与沉重让我们初初到来便已是心头沉沉。而我却在门口被上了来到西部的第一课。

小院在望,我的行李少,身量也轻,自然是跑在前面。可就当我要冲入院子的时候,忽然觉得身上一轻,不由得大叫出声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就被人抱着腰一路涉过院子里汨汨的水流“运

到”了屋檐下。这时候才回过神来,忙看身边的人,是一个比我高上半头的少年。身上的天蓝色旧衬衫紧贴着皮肤,胸膛瘦弱,此时正起伏。

“水还得喝呢。”他的普通话说得很好,带有一点明显的后鼻音。我一时没反应过来,等到院长一行人绕着院墙边走进来,我才

明白,我们的脚下都是泥,院子的地被刷上了厚厚的水泥,倾泻着往东南方,最后汇入一个扣着石头盖子的地洞,那应该是每个院子里都有的水窖。这时再看那少年,他脚下是一双干净黑色的胶皮雨鞋。

教学的时光艰难,日子过得也快。秋天的山上气温已经是接近零下,而冬天到来的时候,那冷就彻骨了。粉笔灰与寒冷“相辅相成”,指尖开裂,疼痛难忍。那个早晨,语文课代表在我默写诗

句时偷偷递上来一盒“万紫千红”。那是用过的,却又被小心翼翼地抹平,像是在遮盖困窘。而那双递过来的手上,满布冻疮。我的泪再难抑制。后来我托朋友买来了很多护手霜,热心的人们买来了很多手套、棉衣,我一点点为他们涂上、穿上。那一年的光阴里,我学会了爱,也懂得了被爱的力量。

告别的时候,我们特意选择了凌晨的时间,生怕孩子们相送,可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拦下那辆邮政车准备去火车站时,一声声“老师”响彻大山。我们不敢回头,一点也不敢。

十年的光阴,弹指间。我感谢那次温暖的选择,选择到西部,选择与那些孩子成为朋友,我知道我的人生因此改变,我学会了——要拼尽全力去爱。

十日谈

选择 责编:殷健灵

忍,也是一种选择,请看明日本栏。

